

谍战

★★★ 温靖邦 著 ★★★

巴金文学奖得主温靖邦最新力作
《色戒》电视剧本小说版

两位巾帼英雄，一段抗战秘史
为你还原最真实的《色戒》

比《色戒》更真实，比《潜伏》更震撼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陈鹤

温靖邦 著

廣生堂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潜 / 温靖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360-6523-9

I. ①深…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328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孙 虹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零三一五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875 1插页
字 数 370,000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1

新四军支队副参谋长属于高级干部了，竟然在警卫森严的支队司令部大院内，光天化日之下，极短的时间内被暗杀。这可是惊天大案，让全院三百多机关人员惶悚不安。是呀，如此下去，支队领导们的安全还有保障吗？司令部内还有机密可言吗？敌人的手显然深深地伸进来了。

当时，司令部大院内一间屋子里正在开军事会议，司令员在讲台儿庄战役的事。那是一场关系着抗战前途的大战。如果国民党军队不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阻挡住日寇大军，尚未完善总体防务的武汉就很难保得住，抗战前途就十分危险。司令员说，毛主席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尽快行动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袭扰、牵制日寇，使其穷于应付，没法脱身去增援台儿庄。

司令员讲完话，吩咐坐在身旁的参谋长向大家介绍战略态势。坐下来喝水时，才察觉少了一个人，问道：“任副参谋长呢？”

“刚才他说去房间取一份文件，最多几分钟就返回来。”参谋长说着抬腕看了一下表，“噫！已经过去二十分钟了，怎么还没回来？”

这时，一个满头大汗、神情不安的男子没喊报告就闯进来，径直走到政委身边。这人名叫呼延柱，三十来岁，块头颇大，两颊和下巴被剃胡刀刮得铁青。他顾不得理会大家诧异和责备的眼神，俯身对政委耳语。

政委神色大变，霍然站起来：“怎么会这样！？”

司令员惊异地瞧着他俩：“怎么回事？”

政委愤然说：“任副参谋长被暗杀了！”

司令员像坐在弹簧上般给猛然弹了起来，惊愕地盯着呼延柱，呵斥般大声问道：“怎么回事？”

全场皆惊。人们不由自主地都站了起来。

在任副参谋长的屋子里，保卫部的几个人细致地勘察现场。

任副参谋长尸体横陈，胸上插的一柄刀尚未拔出来。

门外、窗外挤满了围观的人。大家脸上都挂着惊疑不安之色。有几个饶舌的人窃窃私语：

“司令部大院内发生这种事，太不可思议了！”

“一定是潜伏敌特干的！太猖狂了！”

“妈的，太歹毒了！查出来非千刀万剐不可！”

保卫部一位干部说：“同志们，不要在这里围观，都回办公室去吧！”

会议室里的窃窃私语比任副参谋长屋子门外、窗外的小声得多，而氛围却像无形的磐石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政委小声对司令员说：“暂时休会吧？”

司令员点了一下头，大声说：“休会！”

人们默默地离场。

屋内只剩下少数几个相关的领导干部。大家坐在那里，好一阵没人吭声。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司令员：“任副参谋长……在什么地方？”

“在他自己屋里。”呼延柱回答。他一直面含愧色；除了情报部，保卫部主任也是他兼着，这是严重失职呀！

“太猖狂了嘛，居然在司令部刺杀我高级干部！”司令员的恼怒，表面上是对敌特，也隐然针对呼延柱及其领导的保卫部。

呼延柱十分惭愧：“我太大意了！”

政委一直颇冷静，沉吟道：“他——我是说凶手，目的是什么呢？”

参谋长说：“我军配合台儿庄战役的行动计划是任副参谋长负责草拟，他离开会场就是去取这个。凶手的目的是不会就是……？”

司令员省悟般说：“我看是！呼延柱同志，你认为会是什么人干的？”

呼延柱说：“当然是那条潜藏在我们内部的毒蛇——白鳅！”

上海。日本太阳旗悬挂在一些建筑物上；时不时有一队日本兵列队行进。曹长走在前头，其步枪上有一面比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太阳旗；与此同时，也插着太阳旗的军用摩托车奔驰而过；偶尔会经过一辆军用卡车，车厢里不是挤得满满的军火箱，就是被五花大绑的中国老百姓。

就在这样的景观后面，有一座欧美风格的院落式建筑。其大门旁边吊牌上有一行大字：“大日本皇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两名日本兵分列两旁，各自端着刺刀闪光的“三八”式大盖枪，警惕地注视着门前街道。其实这条街早就路断人稀，普通百姓根本不敢往这里走；偶尔出现的汽车，不是从大院内开出，就是从外面开进大院的。

院内楼里一间大办公室呆着一个瘦削、儒雅的男人，看模样五十岁光景。这便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此刻另有一名男子刚刚在他办公桌对面落座，将一份电报交给他。这名男子年龄与他相仿，只是身材要高大一些；领章上是少将标志。这便是华中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

电报上的内容是半小时前华北方面军南下支队在台儿庄陷入包围。畑俊六大为吃惊，将电报放在桌上，又抱怨地拍了它一下。

“怎么会这样！”他沉吟了一下，问道，“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在什么位置，有没有可能及时驰援？”

饭沼守不经意地摇了一下头，站起来，走到壁挂式地图边。这是一幅山东军用地图。

畑俊六也起身过来。

饭沼守拿起指示杆指点着地图，说：“矶谷师团在临城以北，分散在数十公里的津浦线上，被中国部队汤恩伯军团挡着；坂垣

师团在临沂一线遭到张自忠和庞炳勋两部纠缠。两个师团奋战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没能突破中国军队防线！”

畑俊六冷笑一声：“这简直是蠢汉用兵！我早就提醒过大本营，寺内寿一是个庸懦老朽，只知道让那些癫狂的年轻部属牵着鼻子走，根本没半点主见，完全不适合做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我不幸言中了吧？”

饭沼守说：“寺内寿一司令官当初如果听从阁下建议，待我们华中派遣军打到徐州近处的时候再进军台儿庄，他的南下支队怎么样也不会陷入今天的困境！”

畑俊六又冷笑了一下：“他是怕我们夺得徐州会战的头功，哪里愿意等呀！”

饭沼守说：“那……至少也应该等到他的两大主力——矶谷师团、坂垣师团突破张自忠防线、摆脱汤恩伯纠缠以后再出兵台儿庄呀；南下支队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嘛！”

畑俊六没再继续展开指摘华北方面军的话题。他在地图前踱来踱去，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南下支队不能突出包围圈，皇军锐气受挫姑且不论，更严重的是大本营趁蒋介石部署尚未完成之机迅速夺取武汉的计划将会落空呀！参谋长，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

饭沼守默然片刻，说：“司令官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们距台儿庄太远，中间又有各种牌号的中国军队阻隔，由我们派兵驰援，恐怕不现实吧？”

呼延柱跟随政委从一间小屋子出来，穿过院坝，向大屋子走去。两人边走边小声谈话，话题依然与任副参谋长被刺有关。

呼延柱说：“除了白鳅，还能是谁呢？”

政委放慢了脚步，皱眉沉吟：“在司令部大院内，行刺我高级干部，这是要冒暴露风险的！似乎不大像白鳅所为吧？这家伙一向谨慎，冒险的事从来不干，所以到今天我们也没能把他揪住！”

呼延柱“唔”了一声，点点头。旋又摇了一下头，说：“也许……会不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呢？”

“唔……说说你的看法！”

“我仔细勘察过案发现场——也就是任副参谋长的屋子。什么东西都摆放在原来的地方，不像动过的样子；只有那份由任副参谋长草拟的援助台儿庄作战计划有动过的痕迹！东西虽然仍旧锁在柜子里，却破损了小半幅；这跟任副参谋长一向做事整饬的性格不相符，他不会允许自己的手稿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围绕这份文件发生过拉扯！”

政委点头：“唔，有点道理！”

呼延柱好像受到了鼓励，随即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大胆揣测当时的情况，会不会是这样？白鳅知道任副参谋长要到会议室参加军事会议，乘人不备溜进他的屋子，盗摄文件。钥匙自然是早就复制好了的。不料任副参谋长很快又返回来取文件……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唔，这个思路我看是对的！你们要下工夫侦查，争取能通过这个案子把白鳅挖出来！任副参谋长的血不能白流……而且，这个狡猾的日本间谍对我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赤虎也是很大的威胁呀！”

“我明白！”

他俩抬步进了大屋子，里面，司令员和参谋长正在谈话。政委示意不要打扰司令员，拉了拉呼延柱，悄无声息地坐下。

参谋长说：“自从入侵上海、南京，占领华北以来，日本军人越来越骄狂了！矶谷师团所属的濑谷启旅团公然吹嘘，他派出一个联队就可以横行中国，一直打到武汉。他们派南下支队孤军深入就是基于这种狂妄的意识！”

司令员说：“寺内寿一和畑俊六的眼睛显然是盯着武汉；南下支队其实就是怀着这个巨大的企图窜犯台儿庄，为他们的大部队西进扫清道路！”

政委说：“司令员说得对！这确实不只是一场局部战役，而

是一场空前规模大战的序幕。未来那场大战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格局，甚至可以说对双方都是生死攸关！日寇妄图以最快的速度夺取武汉，把蒋介石政权驱逐到云贵川一隅，或者逼其投降，或者彻底打垮。”

司令员点点头，赞同地“唔”了一声：“要达到这个目的，日寇头子明白只能靠速战速决！他们获悉蒋介石的武汉防务还没有完成部署，企图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攻打武汉。这样就可以只付出很小的代价获得成功。时间对他们很重要，他们耽误不起；一旦蒋介石武汉防务部署完成，久攻不下，伤亡必然会很多，以后的进一步对华作战就可能难以为继——毕竟兵力短缺是他们难以克服的痼疾！”

参谋长说：“他们也真够狂妄了，胆敢用一支两千多人的南下支队远离主力打先锋，满以为可以直捣武汉，为大部队开路；没想到一头扎进了孙连仲的口袋阵！”

孙连仲是国民党部队台儿庄战役总指挥。

一位三十出头的军人进来，打断了参谋长的话。这人身材很高，较瘦；四方脸上五官端正：鼻梁高，嘴唇轮廓清晰，眼睛有神，但眼白常有红丝。这是司令部保卫部副主任肖成军。他是来报告刚收到的战报：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给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下了死命令，必须想办法增援台儿庄，救出南下支队。这两个师团被汤恩伯、张自忠部死死缠在临沂和临城以北，也不得不咬咬牙各自抽出一个联队，分别从东北面和西北面南下窜扰台儿庄。台儿庄阵线本来就单薄，孙连仲没有办法，也只得狠狠心抽调两支部队北上阻击。

司令员说：“这就麻烦了！台儿庄一线兵力抽虚了，日寇南下支队就有可能突围而出，与矶谷、坂垣派来的援兵形成呼应之势，反败为胜呀！”

参谋长说：“情况变得复杂了……”

政委忧心忡忡：“不知道孙连仲有没有办法应对？”

司令员冷笑：“怎么应对？他手里只那么点兵力，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呀！”

肖成军说：“听呼延主任说，好像他的卫队营也调到一线去了？”

呼延柱点头说：“三天前就抽调到台儿庄以北去了；现在他李庄的总司令部只有一个连担任警卫。”

司令员、政委、参谋长闻言，面面相觑。

上海有一座带前后院子的半中半西楼房名叫梅华堂。一年前土肥原在这里创建了特务机关，取梅华堂的“梅”字为代号，叫做梅机关。后来土肥原升为中将，带兵打仗去了；梅机关交给影佐祯昭主持。

影佐祯昭五十来岁，中等偏矮的身材；长方脸；鼻头稍大；一双眼睛却黑白分明，很润泽，与年龄不太相称；唇上留着一小块日式小胡子，却又因年龄之故显得不那么黑，有点泛黄。

他召来机要秘书敏川空子大尉，说派遣军司令部半个小时后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情报部门列席参加。吩咐敏川空子去准备一些与台儿庄会战有关材料，待会儿一起去司令部。

敏川空子二十多岁，是个十分俏丽的女人。有点像杏子形状的脸；鼻子隆隆的，鼻尖微微有点上翘；眼睛不算大，却像秋天的山间潭水，深而澄澈；腮上有两个小酒窝，忽隐忽现。她接受了命令以后，踟蹰着没有马上离去。影佐瞅着她，微微皱了皱眉，问道：“还有什么事吗？”

“机关长阁下，遵照您的命令，那五名违纪军官应该在今天上午处决！”

影佐愣了愣，瞧了一下墙上的日历，省悟地拍了一下前额，说：“啊，对对，是今天！”旋又抬腕瞧了一下表，喃喃道：“今天来不及了吧？开完会，不知道司令官是不是会留我们谈事呢……明天再说吧！”

敏川空子站在那里，游移了一会儿，没离开的意思。

影佐纳闷地掠了她一眼，边合上面前的卷宗边问道：“怎么

啦？”

“机关长，军中无戏言，言出必行！您是长官，既然当众宣布了在今天上午执行，就应该风雨无阻去兑现；不然，恐怕会有损您的威信吧？我作为您的机要秘书，有责任奉告。”

影佐“唔”了一声，赞赏地瞧了瞧她；复又为难地皱起眉头。

“来得及的！如果机关长同意，由我去执行，保证耽误不了开会！”

“好吧！你抓紧时间去办，我和晴气大佐先去司令部，你完事后马上赶过去！”影佐说罢，感慨系之地又说，“可惜呀！这五个军官在半年前皇军进入南京以后，他们每人一天就处决了三百多敌视皇军的中国人，荣获武士称号；今天却成了死刑犯！”

敏川空子颇有同感地点头叹息：“可惜他们这次是杀自己人，而且是皇军军官眷属，还是奸杀！”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军官进来。这人体魄高大，容貌英武，举止间掩不住些许傲岸。他便是梅机关副机关长晴气庆胤大佐。敏川空子及时半转身子向他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影佐说：“晴气君，我俩先走一步，空子办完事再去。我俩目标大一点，去迟了，容易被司令官发现；空子小姐目标小，迟一点不要紧。”

大家笑起来。

晴气庆胤打趣道：“不一定吧？西园寺淑子就像司令官的女儿一样；我们的空子小姐和淑子乃是闺中密友，在司令官心目中还不就和侄女儿一样呀！每次开会，司令官瞧您阁下的时候，总要关注阁下身后有没有空子小姐！”

影佐乐呵呵地说：“是这样是这样！不过不要紧，空子一向手脚利索，能赶上开会的！晴气君，那五个违纪的倒霉蛋，一会儿由空子主持处决；你打个电话到极斯菲尔路76号，通知丁默村、李士群他们马上过来，和梅机关人员一起观刑。”

“是，我这就去办！”又笑嘻嘻压低声音问道，“阁下这是要

杀一儆百吧？”

影佐笑而不答。

公共租界进出口的地方，横着一条大马路，名叫极斯菲尔路。马路那一端，也就是公共租界斜对面，有一套带围墙的大建筑。大门上什么标志牌也没有，只有一块小小的门牌号，其上有“76号”字样。这便是赫赫有名的特工总部——汉奸特务机关。

一个高大的男子从大楼里出来，走向自己的座车。这里是围墙内的院坝，各种型号的车都停在这里。此人是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年龄约四十上下。另一个身材瘦小，年龄与他相仿的男子，出来稍后，向另一辆小汽车走去。这人一张带着病容的三角脸，灰扑扑的；穿一套略显宽大的咖啡色西服。他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特工总部的主任，名叫丁默村。两人相觑时，各自都愣了一下。

丁默村边开车门边问道：“士群这是到哪里去呀？”

李士群弯腰低头正要往车里钻，又缩回来，转身反问道：“丁主任是要到哪里去呢？”

“奉晴气大佐命令，去梅机关！”丁默村不无得意地说。

“我也是奉副机关长命令去梅机关呀；主任，真是巧了！”李士群脸上似笑非笑。

原来，晴气深知这对冤家互不买账，本来通知一个人就可以了的，也不得不分别给他们打电话。

接着，一个粗壮的大汉匆匆赶来。这人也是四十多岁。脸盘大，鼻头大且红斑密布，眼睛大而圆，嘴唇肥厚如猪膘。他姓吴名世宝，特工总部行动总队长。他一出现在院子里，就大声嚷嚷道：“李主任，你喊我去梅机关有什么要紧事吗？”

“我也不知道，副机关长只说敏川空子大尉召集开会。”

丁默村冷笑道：“开会？只怕是断头会吧！”

李士群愕然：“什么意思？”

丁默村弯腰往车里钻，一边叹息般说：“去了就知道了！”

吴世宝哼了一声，对钻进车内的丁默村侧目而视，低声咕嚅道：“阴阳怪气！姓丁的在得意什么？”

“别胡说，世宝；他毕竟是主任，你说话注意一点！”

“我就不明白，这 76 号的人马全是你拉起来的，日本人凭什么让他压你一头？”

李士群苦笑了一下，拍拍吴世宝的肩膀，示意他上自己的车。

梅机关后院的空坝，一向是用于杀人的刑场。

几名违纪日本军官背靠着墙站着，一律双手反绑、双腿紧捆。执刑的日本军曹吩咐按规定给他们双眼蒙上黑布。一队士兵荷枪实弹排在对面，准备听到发令就开枪。士兵们背后是紧连大楼的宽阔台阶，那里挤满观刑的人们——丁默村、李士群、吴世宝以及梅机关的课长福田纠夫等二十几名军官都在其中。

此时，一名四十来岁的日本少佐匆匆来到这里。他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显然是找寻谁来的。此人是畑俊六司令官的联络参谋池田晋三少佐。

他很容易就发现了要找的人；挤过去，伸手把福田纠夫拨拉一下使其面向自己：“福田课长，你怎么在这里？”

福田纠夫军衔是大尉，赶紧立正向他行军礼，说：“啊，池田参谋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吧？”

“我找你有事呢！这里在干什么？”

“几名违纪军官，今天要升天了！”

“唔，是这样！”池田点了点头，旋又扫了一眼站在台阶上这些人，不解地问道，“那……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机关长命令，”福田讪讪地笑道，“观刑！”

池田又点了一下头，旋即脸上出现了淡淡的嘲笑，喃喃道：“杀鸡给猴看呀！”

“池田参谋，”福田四下张望，不无畏惧地小声告诫道，“快别这么说！”

敏川空子这时才出现。她见死刑犯都蒙着眼睛，不满地皱起眉头。

曹长跑过来立正报告：“敏川大尉，一切准备就绪，等候你的命令！”

“曹长，蒙着眼睛干什么，他们又不是小孩子；堂堂大日本军人，他们还会怕死吗？”

曹长感到为难：“可是，按照规定……”

敏川空子冷漠地说：“别废话，摘掉蒙布！”

曹长挺胸说了个“是”字，便跑步去执行命令。

2

日本华中派遣军大楼内走廊，军官们陆续取道这里，走向会议室。影佐经过这里的时候，吩咐晴气先去会议室，他得去向司令官说点事，然后折身向畑俊六办公室走去。

畑俊六待他行过军礼之后，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示意他坐下。“马上要开会了，这个时候来办公室，有什么要紧事吗？”

“是这样的，司令官阁下——白鳅送来的情报，我后来想了一下，觉得可能现在没什么价值了！”

“为什么？”

“那个姓任的共产党副参谋长被杀死在现场，共产党当局肯定会意识到作战计划可能被盗拍成胶片了，那就必然会对计划作重大修改！”

畑俊六沉默了一下，说：“白鳅这个笨蛋，他怎么能把人杀死在现场呢？”

影佐顿了顿，解释道：“他在密电中说，事发突然，那个副参谋长意外闯入，他只好出此下策！当时情势紧急，也没办法处理现场。”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只凭政治仇恨，不出纰漏才怪呢！”

你嘱咐他一定要谨慎，这种极容易自我暴露的事，千万避免再发生！”说到这里，畑俊六顿了顿，叹道，“影佐君，我们在共军高层深埋一枚棋子不容易呀！”

“我一定把司令官的关怀转告他！”

“不说这个了。唔，准备去开会吧！怎么……今天没带秘书？”

影佐呆了一下，省悟地笑了：“司令官阁下是说敏川空子吧？她处理一点公务，马上就会赶来。”

畑俊六点点头，脸上浮起慈爱的笑容：“昨天我收到淑子的来信，专门问起她，要我代为质问她怎么老不写回信，是不是已经为天皇玉碎了。哈哈……”

“司令官是说西园寺淑子吧？敏川空子和淑子真是情同手足呀！”

畑俊六说：“岂止是淑子那小丫头喜欢敏川空子，淑子那个显赫的父亲西园寺公望对空子也是另眼相看呢！”

影佐问道：“是因为淑子和空子的闺阁友情吧？”

畑俊六说：“岂止如此！敏川空子的大学毕业论文《论天皇伟大的战略抱负》发表以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公望阁下也激动地赞叹不已，断言女儿淑子确实交了一个大大的益友！他对我们说，人才难得，要加倍爱护，好好培养。她在你那里表现怎么样？”

影佐说：“可以说是好极了！这女孩子不仅有思想，有文才，男人具有的精明强干她全都不缺少！”

影佐和畑俊六在那里议论敏川空子的时候，她正继续在梅机关后院操持一场血腥的杀戮。

曹长对行刑队呼喊口令：“举枪——”

福田课长把头靠近池田晋三，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这几名军官真可惜了！”

“为什么？”

“上次进入南京以后，他们一天之内各自杀掉了几百个俘虏，赢得了武士称号，真是好样的！”

曹长继续喊口令：“预备——”

池田冷笑道：“我可不敢苟同！当初在南京就应该把他们明正典刑！”

福田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为什么？”

敏川空子听见了嘀咕声，转过头瞪了他俩一下，提醒道：“现在是开会时间，请别讲话！”

池田并不买账，冷笑置之。他重又把头靠近福田，说：“杀害俘虏，数量那么大，而且大部分是老百姓，太有损皇军形象了！”

福田愣了一下，笑道：“池田君怎么啦？”

池田把目光转向三十米外那五个死囚，嘲笑道：“崇尚暴虐——好呀，这次报应来了！”

福田说：“谁叫他们杀的是自己人呢！据说受害的几个女人，丈夫都是皇军军官，那还了得！”

敏川空子似乎想起了什么，曹长刚喊完“预备”，她忽然抬手制止，说道：“不要浪费子弹了——这几个败类不值，帝国的子弹是宝贵的，应该用在战场上！”

曹长请示道：“那……让他们用刺刀吧？”

敏川空子挥了一下手：“让他们歇着，我来过过瘾！”

观刑的人们大为惊骇。丁默村、李士群眼里充满恐惧；吴世宝流露的却是敬畏与诧异，啊呀，居然有女人不避血腥对杀人感兴趣，比男人还厉害呀；池田晋三则厌恶地投以睥睨。

敏川空子脱去军绿色外套，拔出短剑。

福田又把头靠近池田，压低声音道：“她真要亲自动手？妈的，玩什么花招吧？”

池田轻蔑地冷笑一声。

敏川空子持剑从容走向对面的墙根，兴致盎然地巡视死囚们，然后问道：“你们谁的军衔最高？”

排在第一的军官惶恐地瞧了瞧她手中的剑，迟疑了一下，说：“报告，我是大尉，第二名是中尉，其他都是少尉。”

“好！”敏川空子故意把剑拿到他面前擦拭一番，让那锋刃的寒光在他眼前一闪，“那就拿你开刀吧！”

“求长官给我个痛快！”

“放心吧，不会很疼的！”

她并没马上动手，却走过去，靠近前，调侃地对他附耳嘀咕了几句什么。只见那大尉起初惊疑不解，旋即睁大眼睛恐惧地瞧着她，最后竟向对面台阶上观刑的人们大喊起来：“我要见影佐机关长，我要……”

他话没说完，脖子上就被深深地划上一剑。虽未马上死掉，但血如泉涌之下，再也说不出话来。敏川空子不再动手，大约是有意思让他痛苦中慢慢死去。她也视他痛苦挣命的样子，轻轻抛出一句话：“你现在应该见的不是机关长，而是地照大神！”

吴世宝嘴唇发白，压低声音问李士群：“李先生，什么是地照大神？”

李士群的面部肌肉微微抽动：“地照……大概就是阎王吧？”

敏川空子挪步到第二名军官面前：“你不会也要吵嚷见机关长吧？”

“哪能呢，不会，不会……我只求长官给个痛快！”

“好吧，痛快的！”她话音未落就一剑戳进中尉胸膛。

她就这样把犯事的军官一个个杀死，自己也浑身溅满鲜血。完了，转身对观刑的人们鞠躬致歉，说：“诸位受累了！会议到此结束，散了吧。”

人们杂乱地向楼房内走，边走边小声议论。

福田说：“太凶残了！真是狼一般的女人呀……”

李士群喃喃地说：“对，狼女人；这个称号她当之无愧！……千万别犯在她手里呀！”

福田用近乎耳语的音量对池田说：“是呀，千万别犯在她手里呀！”